

作家参考丛书

爱情心理学

〔奥〕弗洛伊德 著

作家出版社

B044

爱情心理学

〔奥〕弗洛伊德著
林克明译

作家出版社

〔奥〕弗洛伊德 著
爱情心理学 林克明 译

作家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(中国华光Ⅱ型计算机—激光汉字编、排系统排版)

开本 787×1092 1/32 7印张: 2插页 143,000字
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0001—20,000册

书号: 2248·038 (内部发行) 定价: 1.60元

序 言

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、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《爱情心理学》一书的中译本，今天和读者见面了。这一部书，从表面上看去带有性生理学、性医学的特色，实际上，它是弗洛伊德独创的一部心理学著作，是他的精神分析主义心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弗洛伊德 (Sigmund Freud, 1856—1939) 原生于摩拉维亚，从 1860 年起移居维也纳。1873 年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，最初醉心于达尔文学说。1881 年他获得博士学位，次年同布洛伊尔联合私人开业对歇斯神经病的治疗。他们两人都就学于生理学家希吕克，受过物理主义的生理学训练。但通过自己的医疗实践，很快地在学术上同布吕克分道扬镳了。弗洛伊德对精神病患者的心灵波动越来越感到兴趣，终于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心理学家。

我们知道，近代心理学是从笛卡尔、莱布尼兹、洛克这

216-61

些哲学家那里肇始的，但它运用实验方法形成为一门科学，是在十九世纪初期。从那时起，出现了心理生理学，越来越深入地研究了人的神经生理、大脑生理、感觉生理同人的心理活动的关系。到了布吕克和他的战友赫尔姆霍茨那里，明确地宣称：“有机体内除一般物理化学的力在起作用外别无其他的力。”他们把自己的老师约翰内斯·缪勒的“活力论”驳得体无完肤。显然，他们在强调物理化学特性的时候，把人的各种心理机制简单化了。

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，实际上是对布吕克、赫尔姆霍茨等人理论的扬弃。当他同布洛伊尔合作时，试用催眠术来治疗歇斯底里患者，从而发明所谓“宣泄”（catharsis）式的“谈话法”（talking cure）。这种方法使弗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：人的心理活动依赖于体内的某种能量，当能量积蓄得很多时，就需要宣泄出来。同时，弗洛伊德从另一个老师沙可的病例研究当中，发现歇斯底里患者有许多是与性的压抑有关的。1895年，弗洛伊德发表了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论文，引用了压抑、防御、抵抗、发泄等等概念，并认为这些心理机能发生于潜意识领域之中。进一步，他用自由联想法代替了催眠术，还着重研究了人的做梦。1900年，他的代表作之一《梦的解析》问世，大大推进了精神分析的研究。

一般认为，弗洛伊德在本世纪最初二十年形成了他的心理学理论体系。这使他遐迩闻名，但也遭受到许多人攻击，以致他初期的一批弟子如阿德勒、荣格、兰克等人先后与他决裂，另外创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学派。三十年代，可说是他的事业登峰造极时期；但在1938年他受到纳粹分子迫害，

流亡英国；1939年，在伦敦去世。这时，阿德勒与荣格先后创立了个人心理学和分析心理学，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改造。当然，弗洛伊德还有一批追随者，形成了后期精神分析主义学派；但由于世界心理学研究中心逐渐由德国移至美国，而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势头越来越大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也今非昔比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弗洛伊德主义又有回潮。现在，精神分析主义出现了若干新的流派，它们不仅在心理学界，而且对哲学、社会学、文学、艺术各个领域，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。

二

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义（有时人们简称之为弗洛伊德主义），尽管在很多方面不能自圆其说，但它在数十年间的发展过程中，毕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理论体系。

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，首先从探讨人的精神机制和人格结构问题出发。他在《精神分析引论》这部代表性著作里，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的两条基本命题：

“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命题是：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，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。”

“第二个命题也是精神分析的创见之一，认为性的冲动，广义的和狭义的，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，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。更有甚者，我们认为这些性的冲动，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，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

的贡献。”^①

弗洛伊德认为，人的潜意识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，它具有自己的愿望冲动，自己的表现方法和特有的精神机制。在潜意识中，隐藏着各种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、宗教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动物式本能冲动。接着，他提出“前意识”概念。他把潜意识比喻为一间大房，意识是与之毗连的小房；所谓前意识，他比喻为两房之间的“守门人”。潜意识中的各种冲动，只有经“守门人”选择批准后才能成为意识，否则便是“压抑”。——这就是弗洛伊德关于人的精神机制和人格结构设想的模式，这是一种二部人格结构。

1923年，弗洛伊德在《自我和伊德》一书中，把上述二部人格结构改变为一种三部人格结构，即“伊德(Id)——自我(ego)——超自我(superego)”。 “伊德”是充满动物式本能的潜意识，使人的心理充满活力。它服从于“快乐原则”(The principle of pleasure)，但不具备得到满足的方法。“超自我”可说是“道德化了的自我”，包括通常说的“良心”和“自我理想”(ego ideal)。“伊德”与“超自我”之间具有尖锐的矛盾，而“自我”居于中间地位。

“自我”有两个功能：一是通过知觉和思维来满足“伊德”的要求，实现所谓“现实原则”(The principle of reality)；二是作为一个保护系统，把人们违背“超我”时的内疚不安斥回到潜意识中去。故“自我”也就是“现实化了的本能”。

① 弗洛伊德：《精神分析引论》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，第8、9页。

829700

然而，弗洛伊德在假设“自我”的第二功能时，实际上是放弃了现实原则的。所以，他的“自我”将一直处在“伊德”和“超自我”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里，产生许多“令人惊奇而又令人不解”的精神活动。

在解释人的本能冲动时，弗洛伊德认为人有维持个体生存和绵延种族的各种性本能，他统称之为生活本能（Life instinct）。生活本能的能量，他称之为“里比多”（Libido）。他说

“里比多和饥饿相同，是一种力量，本能——这里是性的本能，饥饿时则为营养本能——即借这个力量以完成其目的。”^②

这表明，弗洛伊德把人的性本能当作一切本能中最基本的东西。于是，弗洛伊德形成了他的惹人注目的“泛性论”（或“泛性欲主义”）。

后来，弗洛伊德又提出来人有一种“死亡本能”（death instinct），它的最终目的是“寂灭”。所有人的贪婪、侵略、破坏、毁灭以及自我毁灭的欲望，都是死亡本能的表現。生活本能与死亡本能，共同组成了人的伊德（潜意识）。

弗洛伊德认为：以性本能为核心的人的本能冲动，一直受到“超自我”原则的压制。它们总想冲破这种压制去实现满足，其主要方法就是通过各种玄妙的潜意识过程（如人的

② 同①第247页。

做梦、精神失常、性错乱等等），变相地向外宣泄。引人注意的是：弗洛伊德竟认为，文学艺术的创造，也是性本能乔装打扮向外发泄的方式。

以上，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。精神分析主义当然不限于这些，它同时涉及了文艺、宗教、战争、革命、原始社会风俗的起源和本质等等问题；它还拥有自己的一套精神分析的方法论。我们不能否认：弗洛伊德是一位主观上十分严肃的、有创见的、雄心勃勃的学者。但是，他从生物本能出发，用泛性论来解决一切人类精神活动、社会现象的主张，没有充足的科学和实践的根据。

三

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既然是泛性论，我们有必要把他在这方面的理论作些具体的阐述，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来正确地理解、认识本书的内容。

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认为：人的个体发展中要经过一系列心理——性欲阶段。每个性欲发展阶段，在身体上都有一个能使“里比多”兴备满足的中心——“动情区”（本书中称为快感区）。第一阶段是口腔阶段，动情区是嘴，婴儿吸吮奶头是最初的性欲冲动。第二阶段是肛门阶段，动情区是肛门，儿童在大小便时体验到快感。当父母对他施以“便溺规矩训练”时，儿童的快感本能就显现出最初的抗拒。第三阶段是三岁到六岁的男性生殖器崇拜阶段，动情区是生殖器。这时男女儿童都对生殖器有了好奇心，甚至出现了有规则的儿童手淫。儿童面临着“对某些人深情的偏爱”，男孩选择的第一个爱情对象往往是母亲，弗洛伊德称之为“俄狄浦斯

情结”（Oedipus Complex，以希腊神话中娶母弑父的俄狄浦斯取名，亦即恋母情结）。反之，女孩的第一个爱情对象往往是父亲，弗洛伊德称之为“伊赖克特拉情结”（Electra Complex，以希腊神话中为父报仇的伊赖克特拉取名，亦即恋父情结）。儿童们必须解决这些情结，人格才能发展。解决的办法是男孩以父亲自居、女孩以母亲自居的“自居作用”（Identification），因而只与同性儿童而不与异性儿童往来。最后一个阶段是生殖阶段，人的性机能成熟了，生殖器在性生活中拥有无上的权力。这时，人将放弃自淫，以一个外来对象代替自身。凡能完美地达到这一点的，是理想的（也是十分罕见的）“生殖的人格”。但绝大多数人难以达到这一点，因为在性发展时有“固定作用”（fixation）和“回归作用”（regression）两种阻力。前者使人格发展停滞在某一阶段（如肛门阶段）而不能前进；后者使人格发展到某一阶段复向后退。这样，许多人都将在两性关系上有微妙的、不正常的表现，诸如性变态、性倒错等等。

以上就是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具体描述，实际上是一种唯性论。他从这种观点出发，把人的生理——心理过程乃至各种社会现象，彻底地生物学化和鄙俗化了。

收在本书中的《性学三论》、《爱情心理学》、《“文明的”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》三部著作，正是上述泛性论观点的典型表现。《性学三论》的三篇文章是“性变态”、“幼儿性欲”和“青春期的改变”，较系统地论述了我们上面所概括的思想，它们具有明显的哲学色彩。《爱情心理学》的三篇是“畸态——男人对象选择之一异型”、“性无能”和“处女之谜”，它们更象是性生理科学著作。至于第三部

著作，则主要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来探讨性道德的问题。

正如弗洛伊德在《性学三论》第四版序中承认的：“这本书的某些部分——坚持性欲乃一切人类成就之泉源，以及性欲观念的扩展——自始便是精神分析学所遭阻抗里最强烈的动机。喜欢寻找刺耳口号的人们，常提到精神分析学的‘泛性主义’，无聊地攻讦它以性来解释‘一切’。若非我们早已深知情感的因素能使人们混淆和善忘，我们必将对此惊异不止。”在这里，他毫不掩饰地承认本书是精神分析主义的泛性论著作。因此，H·M·鲁田贝克在《性学三论·引言》中所下的断语是正确的：“本书乃是弗洛伊德阐明人类性欲之本质与发展的主要文献。”当然，鲁田贝克在这篇《引言》里，竟把共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相提并论，说什么“达尔文之后，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新的宗教：共产主义和精神分析学。如果说前者以其强迫性的整齐划一而闻名，则后者当以其众说纷纭为特征”云云，乃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出发的谬论，是我们应予批判的。

四

弗洛伊德尽管是医生出身，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大量引用生理学、生物学、物理学的概念和原理，他却一再宣称：必须在纯粹心理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，反对应用各种自然科学知识来说明心理现象。在《精神分析引论》中他写道：

“精神分析法要供给精神病学以心理的基础，要求得到一种共同的理由来解释心理和精神的病扰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

便不得不放弃种种成见，无论它们是解剖方面的，化学的或是生理的，而彻底应用纯粹的心理学的概念。”^③

弗洛伊德所说的“纯粹的心理”，不仅排斥了自然科学，而且排斥了社会科学。他否认人的意识和心理的社会制约性，否认人的本性的历史性：相反地，他强调人的心理（主要是从性本能出发的潜意识）同社会环境的隔断和冲突。这就把心理同生理、心理同社会环境的关系本末倒置了。虽然，他的精神分析主义并不是纯粹的心理学说，早已带上了哲学和社会学色彩；但由于上述的两种本末倒置，从而变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。单就哲学而言，弗洛伊德不仅是康德哲学的信徒，还是叔本华、尼采及爱·哈特曼的信徒。弗洛伊德的唯心主义是武断的、片面的，呈现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特征。

不要以为弗洛伊德在谈论性欲发展阶段说时，似乎具有某种科学的发展观。实际上，他不时用所谓“固定作用”和“回归作用”的论点，暴露出他的形而上学的局限。而且，他的性欲发展阶段说，是一种抽象的、僵化的模式。这种模式，绝不能完满有效地解释人类的极其丰富的心理现象。

在精神分析的方法论上，弗洛伊德的泛性学说也是不科学的。他反对解剖学、生理学、生物学、化学、物理学等实验性方法，结果，他的学术研究只剩下了催眠术、谈疗法、自由联想法几种，或凭借神话传说、奇事轶闻充作论据。所

③同①，第8页。

谓自由联想法，是精神分析者鼓励精神病患者把陆续涌上心头的任何东西，不管它如何违反逻辑、荒唐可笑，逐次记录下来，当作研究的资料。“自由联想法”并不是不可应用的心理学方法。可悲的是，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种绝对决定论观点，认为所有的“自由联想是被预先决定的，而不是随意的。”他认为人们充满随意性的自由联想，竟比意识还要真实，还有意义。所以，他借以研究的资料，绝大部分是精神病患者的主观随意的自述。从宏观上说，他无法反映绝大多数正常人的心理现象；从局部上说，他援引的精神病患者的资料未必是可靠的。然而，他却想依据这种极不可靠的资料，去解释人类的一切心理——社会现象。可以想象，弗洛伊德在方法论上陷入了怎样的片面与荒谬。

正因如此，弗洛伊德在研究人类性欲问题时，他所依据的材料，主要是各种性变态、性倒错现象——如同性恋、恋物癖、异性癖、阴部显露癖、恋儿癖、施虐淫、受虐淫、兽奸、尸奸甚至什么排粪淫、排尿淫等等。弗洛伊德想把这些性变态、性倒错现象说成是相当普遍的现象，而且具有某种合理性。他在本书中谈到性倒错时说：“这种人的人数多寡虽难估计，却绝不会太少。”又说：“没有一个正常人于其正常的性目的之外，会不再包含某些足以视为性错乱的附属目的；性错乱的内涵，既然如此广泛地存在着，我们又何苦加之以可耻的罪名呢！”他甚至断言：“我们都知道性倒错常出现在文明古国文化发展的巅峰，它往往赋有重大的功能。”（以上均见《性学三论》第一篇）

弗洛伊德的这些说法，是没有足够的科学根据的。依据现代的性科学（包括性心理学、性解剖学、性医学），各种

性变态属于一种精神症状（少数道德败坏者除外）。产生性变态的原因，无论是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它植根于童年本能的观点，还是行为学派认为是后天学习结果的观点，都不是全面的。作为精神症状的性变态，除了某些遗传、内分泌等生物因素外，必须考虑到外界社会环境的多种复杂因素。总的来说，性变态者在社会上是少见的。日本学者山根清道根据大量调查来的资料，在《犯罪心理学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在性犯罪中，因这种性欲异常犯罪是极为稀少的。”这是对弗洛伊德性变态观点的有力驳斥。

关于性倒错（主要是同性恋）现象，情况有所不同。现代性科学的调查材料表明：各个人种、社会、阶层中都有同性恋现象存在。象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同性恋者的比例就比较高，但绝对同性恋者，男性只占4%，女性只占3%（据美国学者A·金赛的报告）。这个数字是从5300名男性白人和5940名女性白人两组人中统计出来的，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从这两个数字中可以得出结论：同性恋者虽然比性变态者要多，但仍不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普遍。

同性恋（性倒错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，这原因需要深入地探讨。一些性生理学家如克尔曼、帕尔盖、罗兰尼、柯洛德尼等人，力图找出同性恋的生物学原因，例如他们考察同卵孪生中的同性恋的同病率，检查同性恋者尿中睾丸酮的多少，以及向怀孕母鼠子宫注射激素来进行改变子代性行为试验，等等。这些生物学原因的探讨获得了一定成果，但仍未完满地解答同性恋成因。同样，行为学派从后天学习观点出发来进行解释，也未获得成功。那么，弗洛伊德怎样来解释同性恋原因呢？在《性学三论》第一篇结尾处他写道：

“性错乱现象里必有某些先天的基础，但是这种先天性几乎每个人都有，做为一种倾向，它可能时强时弱，在生活的影下，可以变得十分的明显。”

他还认为，“……一切性错乱现象底根基的素质只能在小孩之中找到，虽然在他们之中所有冲动的表现皆不强烈。”综而言之，弗洛伊德认为性倒错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的本能，并且从儿童时代就植下了根基。这种观点，正如他关于性变异观点一样，是为了建立他的性欲阶段说的主观臆断，与现代性科学家搜集来的大量实际材料并不符合。

由此可见，弗洛伊德在本书中关于性变态、性倒错、幼儿性欲、“畸恋”、“处女之谜”以及“原欲”（里比多）等等论述，都缺乏实际的、科学的证据。由于上述种种论点组成了他的泛性论，我们因此可以看出，他的泛性论从本质上说是错误的。

五

本书中的第三部著作《“文明的”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》，集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。弗洛伊德首先引证了一些学者的看法，指出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中，许多人陷入“不安或神经质”，而现代社会的文化中充满“病态行为”以及“丑陋的、惹嫌的、暗示着人生黑暗面的东西”。这是“现代文化变迁中的种种危机”。弗洛伊德表示：“他们的确说得不错，但是他们不曾恰当地细细解释神经质的详情，更且遗漏了它最重要的病因。”

那么，什么是现代人不安和现代文化危机的病因呢？弗洛伊德的回答是：“主要的根源，实在是性因素上。”按照他的具体解释：“……涓涓不绝的性本能，拥有一个明显的特色，便是当它受阻时（阻力总是很大的），能够转移其目标而无损其强度，因而为文化带来了巨量的能源。”他把性本能的转移称为“升华作用”（Sublimation），认为通过升华作用转移性本能的结果，“大大有利于文明”。尤其是以性错乱方式的转移，给文化带来的能量更大，“所以，‘文化’发展的能量，诚然绝大部分来自性亢奋中所谓的错乱成分（Perverse elements）。”

很明显，弗洛伊德的文化观就是上述的“性本能升华作用说”。具体地再谈到文艺，他在本文中明确地说“艺术家却常因性经验的激发而创作”。这表明，他的文艺观也是泛性论的，是“性本能升华作用说”的。

对于弗洛伊德泛性论的文化观和文艺观，批判起来并不困难。任何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都会看清：人类文化的创造，主要肇基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。我们并不否认在这当中有性文化存在，但如果把文化创造的基因归为人类性本能的释放和“升华”，那是严重的歪曲和无知。

弗洛伊德在阐明了他的性本能文化观后，进而谈到了性道德问题。弗洛伊德把人类文化史分为三期。第一期里人的性行为是“自由自在”的；第二期中，“除了能达成生育的那一种，所有其他满足性欲的方法都将被压制”；而在今天的第三期中，“只有‘合法的’（Legitimate）生育才是性目标了。我们目前‘文明的’性道德便是这第三期的代表。”弗洛伊德以激烈的言词抨击今日的性道德，认为它限制了性

欲的升华作用，因而“能将性欲升华而贡献社会的人，终究是少之又少”。最后，他用一个质问来结束自己的论文：

“到底我们这种‘文明的’性道德值得我们去为之忍受牺牲吗？”弦外之音，他对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性道德是怀疑和否定的。

我们应当承认：弗洛伊德对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性道德的抨击，在客观上表现出尖锐的批判精神和勇敢的气概。他揭示出现代社会（主要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）仍然在压抑着人们应有的正常性欲，使人们在“独立谋生”时，“和这种强烈的本能挣扎，必将使个性趋于死板。”或者一反其道，使人们走向“性的饥渴、不忠、或者心理症”。

弗洛伊德的这些言词，确实触及到了现代西方社会性道德的内在危机。然而，他的批评是从自己的泛性论观点出发的，并未击中对手的要害。恩格斯说：“我们断定，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。”^④现代西方的社会道德，有其深刻的经济、政治和历史根源。包括性道德在内，我们如想对之加以批判或改造，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。假如我们撇开这一切，单纯去提倡什么“性本能升华作用”，那是无济于事的。而且弗洛伊德在攻击现代社会性道德时，似乎要否定一切性道德规范，实质上会把人们导向无节制的性放纵和“性解放”，这并不能有助于现代科学文化的积极建设。原因在于，无节制的性放纵者在发泄自己淫欲时，往往受到被害者的本能抵抗，因而很容易构成性犯罪。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，

④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3卷，第133页。